

《基督荣耀的身体：教会论》

27. 教会与世界为敌

世界与基督教会完全不同，世界里是人与神远离，不信的大众，是基督教会的敌对者。勿庸置辩的事实是，教会与世界的冲突愈激烈，教会所得的荣耀就愈大，若将一张白纸与一张黑纸并列，就更显出那张白纸的白；因此当基督教会的圣洁与荣美，和世界的污秽、败坏相对比的时候，就益发显出教会的圣洁。

实际的对立

教会时常受到攻击，原因是太与世界亲近之故，教会中常有世俗化的事，而且世俗化的事也太多，教会必须为了效法世界的罪而受到谴责，并且应当常受提醒以抗拒世界的同化。

然而，抗拒世界不仅仅是教会偶而当尽的本份，时过境迁就忘了；只要教会存在世上的一天，与世为敌、对世界的抵挡就永远是一个事实。教会虽然常常受到世界的伤害，但是世界永远也不能把教会吞灭，教会也不会同流合污。教会与世俗为敌，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好处，而是教会的本质就是如此。如果基督教会不再与世为敌，那么她就不再是教会了，这种情况在某一些与世界连手的教会身上有时会发生，但在不与世妥协的真教会身上却绝不可能发生。因神将教会放在与世敌对的位置上，他自己应许，要保守他的教会；使教会根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神，一定会保守教会。

若要追溯教会的历史，可一直追溯到伊甸园。人一犯罪，神就应许给人类一位救主，亚当、夏娃相信了这个应许，当时他们就成为基督身体的最初肢体。很有意义的是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建立了教会，也带来了与世界的对抗性，他对蛇说：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，也彼此为仇；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」（创三15）。蛇的后裔就是世界，女人的后裔就是教会。必须注意的是，神并没有吩咐他们要彼此为仇，然后再按照他们的意愿，顺服这话或抗拒这话；不是的，是神自己叫他们彼此为仇，这种彼此为仇的状态已经存在。世界与教会的敌对，经由神的命令已经树立了，历代这种敌对状态的继续，乃是出于神不可变更的旨意。

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：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……」（弗五8）。世界与教会是彼此直接冲突的，一个在黑暗中，一个在光明中。还有一件事是必须注意，保罗并没有吩咐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在黑暗里，乃要在光明中：若是这样说，就与事实不符了，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脱离了黑暗，被迁到光明中：当然某些时候信徒没有表显出他们是世上的光，因此使徒劝勉他们：「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。」但是这种劝勉，丝毫无损他们是光明子女的事实；实际上，这种吩咐、劝告是根据事实而来。

教会与世界的这种对抗是实际的，是驳不倒的，这与教会的荣耀有直接的关系。教会与世界为敌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事实。教会与不圣洁的世界彼此对抗，乃是一不可辩驳的事实，换句话说，教会是至为圣洁的。

绝对的对立

组成世界的人，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（弗二1），而组成教会的人则都是重生属灵，在灵性上活着的人，因此教会与世界对立的事实显然是绝对的，因为人不是死了就是活着，不可能是死的又是活的；有生命就没有死亡，有死亡就没有生命。

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是无罪的，就是最好的基督徒也离目标尚远，连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大圣徒都说，他还没有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（参考腓立比书三章13~14节）；主的兄弟雅各则说：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……」（雅三2），虽然如此，神所赐给基督徒的新生命，是要在他里面掌权，他是「向罪死」，并且是「向神活着」（参考罗马书六章11节）；当他犯罪的时候，是他所不愿的，甚至他恨恶这罪，因此他敢说：「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」（罗七17）。简言之，他的犯罪与未重生的人是根本不同的。

这并不是说世上的人不是人，在莎士比亚的著作《威尼斯商人》中，赛洛克与基督徒辩论犹太人也是人，他说：「犹太人没有手吗？犹太人没有眼、没有五官吗？没有意识、情感吗？岂不是和基督徒吃一样的饭，得一样的病，得同样的治疗？冬天一样感到寒冷，夏天一样感觉炎热吗？用刀刺，不一样流血吗？被哈痒时，不一样发笑吗？」在这意义上，不信的人也是人，在他们里面残余当初被造的神的形象，他们仍有理性与道德。可是未重生之人里面的道德，只不过是区别善与恶的知识，和一些被认为是德行与外面的善行而已，但是他们未能加以善用，以致在各方面完全变成污秽与不义。另一方面，基督徒里面神的形象，在原则上已经恢复神的真知识、仁义、圣洁的荣耀地步。在基督徒里面神的形象与在非基督徒里面神的形象，其间不仅在量上，同时也在质上具有极大区别。

有人辩称，神普遍的恩典，使信者与不信者，世界与教会间的对立不那么绝对。不可否认的，教会与世界共同从神那儿领受恩慈，「……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」（太五45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赐给他们好处，并不是由于他们内在的善良（其实人里头根本没有内在的善良），乃是由于神普遍的恩典，但未重生之人能够行出某个程度的善事，耶稣说：「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，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」（路六33）。

可是神将某种福气给不义的人，其动机是否也像他给义人的祝福那样呢？无疑地，他在基督里看顾未拣选的人，同时也将自然界的福气赐给他们。他对不义的人确是有爱心，但是有别于因基督而成为他儿女的人；还有就是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行属灵的善事，同样是行善，重生的人所行的善是为荣耀神的缘故，可是未重生之人所行的一切善事，与神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者，重生之人对普遍恩典的运用，与未重生之人根本是不同的，在原则上，基督徒的吃喝都是为荣耀神而行，可是世界上的人却正好相反，他们做什么都与神的荣耀无关，普遍恩典是神赐给全世界的人，但得救的恩典不在其内，不要忘记，只有基督徒才有这得救的恩典。

信与不信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的事，除非等到历史终了，虽然两方面的动机不同，但是应当在有价值的活动上合作。有主权恩典的神，要继续不断地将人的石心换为肉心，把人从撒旦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里，直等到审判大日来到。但是重生者与未重生者间对立的事实仍然存在，不仅是在原则上，乃是在其本质上。教会与世界对立的绝对性是不可否认的，有人以为教会与世界原是跑在同一条道路上，后来才分开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，从始至终二者就是分歧的，这也与教会的荣耀有关；世界与教会间的区别非常大，无法比拟，而教会的荣耀超于一切。

积极的对立

在某种相对的关系中，可能有对立的情况，但这种对立却不是积极的对立。有谁能够否认黑与白是相对立的呢？譬如，有一座黑房子，一座白房子，黑白两色是非常强烈的对比，但是二者却并立各不相干

，这是绝对的对立。若这两间房子突然着火了，需用水来熄灭，从其中又看出另一种对立的关系，即绝对积极的对立：火和水是不兼容的，火能毁灭房屋，水能救房屋，二者甚至是彼此毁灭的；水能把火消灭，火能把水变为蒸气。教会与世界就是如此，彼此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积极的对立。

从历史中可找到，世界积极反对教会的明证。神刚叫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这仇视立刻就出现了，该隐杀了亚伯，因为他兄弟的行为是善的，而他自己的行为却是恶的（约壹三12）。由于仇恨，外邦埃及人迫害神的子民，所以当以色列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时候，附近的异邦都与他们争战。世界对于女人后裔的仇恨，在基督钉死十字架时达于高潮，但不要以为仇恨在那时就瓦解了，凡跟随耶稣的人都经历了主所说的话：「……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……」（约十五20），以及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；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」（约十五19）。

教会也必须积极地抵抗世界，当然，神的百姓并不像世人恨基督徒那样恨世上的人，因此他们殷勤工作，并热心地为远离神、仇视基督国度的人祈祷，在他们殉道的时候，他们祈祷：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」（徒七60），但这不是事情的全貌，还有另外一方面。基督不但借着他的死，拯救了世界，而且也征服了世界：基督教会勇敢抵抗世上的罪恶，尽全力地反对黑暗的权势，甚至敌挡作恶的人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，的确，基督徒必须时常爱所有的人，但这不是真理的全部。有人说基督徒恨恶不信之人所犯的罪，但却是爱那犯罪的人。这话说得不错，但是不够透彻。

爱万人的神（包括爱以扫在内）说：「以扫是我所恨的」（罗九13），神的儿女也照样爱、恨那些不信的人。神的儿女爱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如他们的同胞、邻舍：而恨他们则因为他们是恨神的人，因此诗篇的作者说：「耶和華阿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么；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么。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」（诗一三九：21-22）：无疑地，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信徒的时候，也强调了这一个恨：「……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」（加一9），那完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在那祭坛底下喊着说：「圣洁真实的主阿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」（启六10），天堂里的人也是高唱：「……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权能，都属乎我们的神；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；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，哈利路亚！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」（启十九1~3）。

基督徒是爱神的，为此他也爱他的同胞，无一例外；同样地，他也不能不恨他的仇敌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。教会与世界这种绝对的对立，表明了教会的荣耀，假如教会不爱神，那么世界就不那么凶猛的逼迫教会，教会也就不那么厉害地反抗世界，这种对立的积极性，乃是教会爱神直接与必然的结果，如此反映了教会灿烂的荣光。

研读回应

1. 为什么教会与世界的冲突越大，教会所得的荣耀就越大？
2. 请列出教会与世界各有什么特性？
3. 请举一个基督徒吃喝是为荣耀神的例子？
4. 基督徒的犯罪与非基督徒的犯罪有无区别？

（选自《基督荣耀的身体：教会论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凯波尔文集》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